

黑鏡頭®

200幅震撼中国的照片 8万字的艰难追踪报道

一个摄影师用八纪录的风尘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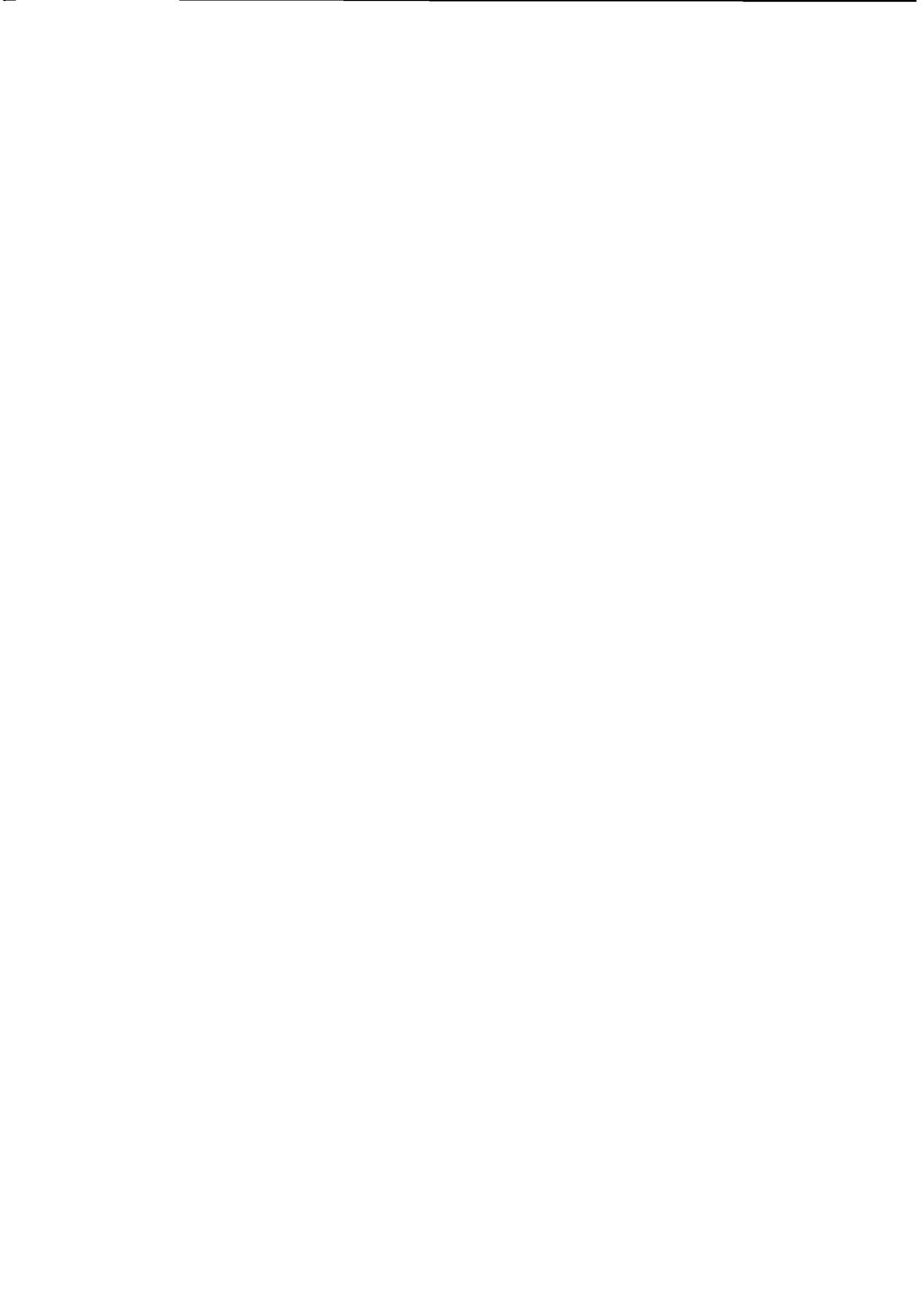
中国的故事
第陆辑

看不見的人



方锦祥 摄影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陆辑



方锦华 摄影 / 著

200 张震撼中国的照片

8万字的艰苦追踪报道

看不見的人

一个摄影师用八纪录的风尘故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镜头—中国的故事 / 赵铁林著 / 摄影。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中国故事）
ISBN 7-5613-2807-9
I . 看… II . 赵… III .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J421 ②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031 号
图书代号：SK5N0869



特约图文编辑 / 吴小牧
电脑排版 / 翟文爽
项目创意 / 设计制作 / 紫圖圖書



黑镜头—中国的故事 / 看不见的人

责任编辑 / 周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恒信邦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 32 字数 / 132 千字
版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5613-2807-9/K · 216
定价 / 96 元(全二册)



一年后的阿华又来到机场东路，为即将建成的小家挣笔家俱费。（P140）





由于收入有限，夏兰和阿嫔两家人合租一间房。(P172)

序 / 我看赵铁林的书

罗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说实在话，在沈原先生把赵铁林和他的作品介绍给我之前，我没有特别注意过社会上喧嚣一时的以所谓边缘、另类为对象的书。我以为对消费者口味的迎合让其中的一些作品充溢着过多的商业气息，“边缘”不啻于一层包装，就像是打着“宫廷”、“贡品”戳子的精心培植的野菜粗粮。在这样的操作中，苦难和同情都不过是消费的对象，真正的边缘、另类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却从此而消解了。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虑接触赵铁林和他的作品的。我发现，他确实与我所接触过的作者不太一样，他在谈自己的思想和故事，不显得特别高尚，也不显得放荡不羁。他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野路子”，但却绝少油滑。他强调自己出身于一个“政治家庭”，是“好人家的孩子”，这个家庭把他栽培成祖国的花朵，给他灌输理想、灌输使命感，然而随后却又带着他一起坠入灾难和底层。当这个家庭再度中兴的时候，它的孩子，经过灾难的洗礼，已经“似花还似非花”了，他成了一个“落魄文化人”，一个“老江湖”——这就是赵铁林给自己的定位。显然，这个定位和他镜头笔端的那些人一样，也带有某种边缘色彩。这种边缘性，就赵铁林来说，既可以理解为是“被抛”的结果，同时，更可以理解为一种自觉的立场，他并不是不可以皈依，但是他选择了“自我放逐”。

赵铁林以这种边缘的立场来拍摄和写作。在题材上，他选择了为主流社会、主流媒体所视而不见、所不屑于光顾、所避之惟恐不及的边缘人群；在内容上，他所记述的不是人所共知的构成这类人群的显著标志的职业生涯，不是他们的“中心”事件，而是他们那鲜为人知并被忽视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在创作上，他具有一种“业余性”：他所受的专业训练是航空技术，既不是摄影，也不是文学写作，更不是社会学，他只是出于对摄影和文学写作的不可抹杀的兴趣和喜爱，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才涉入了这些领域。对于这些领域中的专业人士来说，他的创作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纯粹的影像艺术，更不是规范的社会调查报告，然而却为这些专业提供了更有活力的新视点，和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多少使人联想到萨伊德有关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与专业性的论说，他并不反对专业能力，但他指出，“专业态度”具有一种“不逾越公认的典范”，努力使自己具有商业性，而不具有争议性的特点；

专业化讲究“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却忽视“历史意识”，不理解“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只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知识和艺术，结果是“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因此，他认为，“专业态度”甚至比迅速的市场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威胁还大。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他的行为动力来自关切和喜爱，这使他可以放眼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这种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转换仅仅作为专业的例行做法，使其更活泼、激进，并促使原创性思想的发生。赵铁林可能想不到这些，但他的作品确实存在着某些业余者的品质，我们不妨将这种业余性理解为他的边缘立场的副产品。

赵铁林的边缘立场更体现在他的叙事态度上。面对边缘人群，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种人群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它加以叙述。对于社会转型的主潮流来说，它是一股逆流，对于政府各部门来说，它是无法安置的剩余劳动力；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它是不安定因素；对于成功者来说，它是失败者；对于城市中的普通民众来说，它是品行不端者，是被怀疑和防范的对象；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是为强势群体所压迫的弱势群体，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可以说，所有这些叙述，都是把边缘人群当作一个异己的“群”，从它的外部做出的。赵铁林却不同。他没有采取那种具有鲜明的道德和价值评判色彩或身份感的“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而是“我”对“他／她”，个人对个人，以个体的身份介入对方的生活。他本人并不充当某种主张或某个团体的代表，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不“越界”，这就把自己摆到了与他／她同等的位置，使他／她感到赵铁林与他／她是一样的，他只是个“照相的”，他们之间，只是挣钱的方式不同而已。而在赵铁林一方，则可以把具体的个人当作追踪的对象，而且不仅仅是追踪的对象，还是在生活上、在感情上有着更密切的互动关系的伙伴。而一旦个人之间构筑了这种关系，那么无论是对方还是自己都变得复杂了。你没有办法再用“类”来区分人，你的基于某种观念的想象会突然失灵。为了捕捉这个与你有关联的人，你的叙说得特别谨慎，按赵铁林的话说就是保持“极其平和、无害的心情”、尽量不用“重字”，这是一种小心翼翼、保持分寸的态度。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不再能用传统中良家女子坠风尘的故事来解读小刘；也不能用符号化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形象来解读阿V姑娘；甚至不能用二流子的概念来解读李拐子……赵铁林的叙事把边缘人群作为“人”而不是“群”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她的体温，他们不再是一些统计数字，也不再是一种缺席的存在，而是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着人生的多向度。

然而，这些“人”能让我们思索的还不只于此。契柯夫有一篇名为《神经错乱》的小说，写一个大学生怀着“正派”的“爱心”去接触“沉沦”的

女子，在他的想象中，这些由于环境、不良的教育、贫穷等压力而不得不出卖名誉去换取金钱的人一定是感到“自己的罪恶”；她们的父兄姐妹一定在为她们痛哭，“仿佛她们已经死了似的”。他以为会在“黑暗的房间”中见到一张张“痛苦的脸”和“惭愧的笑容”。结果，他却发现这里和别的巷子里一样，“谁也不慌张，谁也不竖起衣领来遮挡自己的脸，谁也不带着责备神情摇头”……那些“明亮的窗口，敞开的大门，使人感到一种很坦然、很无所谓、很大胆、很泼辣的意味”。从所有人的脸上，他看到的都是“麻木”和“冷漠”。他试着了解一个姑娘的身世，却立即遭到取笑。他觉得进入了一个生疏的、根本无法理解的世界。可以说，当赵铁林去接近边缘女孩子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曾反复地说，主流社会的一些道德准则、生存法则在这些人中是不被认同的。因此，在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去同情或者去开导她们时，招致的可能是更大的隔膜，甚至敌意。当我们为小刘、小丽们回到家乡会不会遭受阿信那样的命运而担心时，却发现她们的父老乡亲对她们做什么并不在乎，甚至还有不少人托她们把自己的女儿也带出去……当媒体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小丽照片的脸部遮掩起来时，她却质问，为什么把我的脸挡起来，我长得那么漂亮……但这还不是全部，赵铁林的观察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他没有像契柯夫小说中的大学生那样匆忙逃跑。他接着告诉我们，为了女儿的前途，小丽像所有的“主流”母亲一样，把她送进“贵族”学校，为了让女儿改掉由于娇生惯养而带来的坏习惯，她带着她去了白公馆、渣滓洞……谁能想象以这种方式生活的她会与革命的人生观发生联系呢？然而在她却很自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对主流社会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游离在小丽身上奇怪地统一着，彼此相安无事。仔细想一想，其实那些父老乡亲对于致富者的追慕，对于某些行为的认可，也未必不是大众传媒宣传的结果。赵铁林捕捉到这些人物身上的张力，并把我们带入更深层的思考：大众文化、边缘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在她/他们身上统一；是怎么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它们如何相互作用；在一个人的性格中、在社会的生活中它们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们给人们、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

编辑赵铁林的作品让我体会到很多，也让我第一次面对比较真实的边缘人：除了书中的人物之外，还有赵铁林自己。我开始只是想到，赵铁林的边缘立场是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的，但后来就意识到，实际上，对于这些边缘人来说，他依然还是一个边缘，虽然他常年“参与”其中，他对很多人和事表示了同情的理解。我觉得，如果说前者是他“自我放逐”的结果，那么后者则是他不能摆脱的一种宿命。他只能徘徊于两极之间，完全皈依于哪一极，都将消解了他作品所具有批判意义和认识意义。而这又使我想起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只是我们或对此没有意识，或缺少处之泰然的勇气。这或许就是我们与赵铁林之间的差距罢。

关于赵铁林

《摄影之友》

赵铁林被《摄影之友》评为“2000年中国最重要的摄影人物(30位)”之一。该活动的策划人那日松、窦海军称“……透过赵铁林的这些照片和文字，人们能够感到一种人文关怀，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怜悯之心。继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后，赵铁林的‘小姐’纪实摄影作品又是一个花大功夫完成的、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专题系列，但这个系列是不好大肆宣传炒作的，其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升。……”

鲍昆 摄影师 著名摄影评论家

无疑，赵铁林是一个有着深厚人道关怀和批判精神的摄影家，而这正是我们绝大多数摄影家所普遍缺失的人格觉悟。对赵铁林摄影的评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是在中国摄影史上首先用图象与写作完全结合的样式来进行“观看”的。……所以，赵铁林的摄影在我们今日浑浊的社会气氛中，是一支清亮的声音。今后的、未来的人们会感谢赵铁林，感谢他为记录沉重的人类历史进程做出的贡献，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这份永远值得警醒的“苦难”见证。

顾铮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自由摄影投稿者赵铁林的《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也许是一个至今为止在价值观念取向上最为偏离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但是，从它受到媒体欢迎的角度看，却又是一个与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意识形态最为一致的作品。这是一件以书的形式出现的纪实摄影作品……

《新周刊》

新：您在这么多年中，如何同这些小姐相片的？她们怎么会愿意登这些照片的呢？

赵：前提条件是我对事不对人。事情不是好事情，但人还是不错的人。她们所有的人在我接触过的都是有羞耻心的，只是在饥饿感面前羞耻心的地位就降低了。我和她们经济上是平等的，就是一个照相的，像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一样。我给她们拍照是收钱的20、50元不等。她们认为我拍的时候她们就知道会登，我们是要签合同的。因为她们相信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扭曲她们。她们认为只要如实报道，就可以。不是不介意报道，而是怎么报道。……

《中国摄影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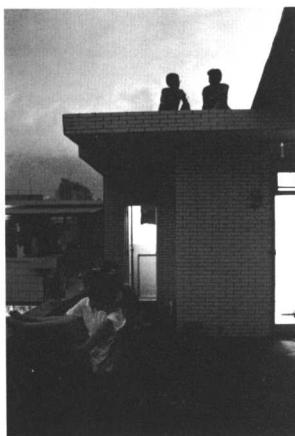
《中国摄影在线》：你拍摄的“小姐”题材的照片不但没有被查禁，还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为什么？

赵铁林：我的作品之所以没有被禁绝，是因为我抱着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摄影师的责任心和他的职业分工决定他必须反映社会，反映不能够脱离现实，并且作品在尺度的把握上就衡量出一个摄影师的根本水平。功败垂成在此一举，由读者论定，除了读者谁都没这个权力。

赵铁林：摄影师的尴尬就是摄影师必须得到场，一个男摄影师拍一个女被摄者（甚至穿衣服很少），这就让人们遐想无穷呀！很有意思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惯性思维，什么惯性思维？窥视欲嘛！……被摄者和摄者，只要一男一女就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你达成的所有法律协议都不足为凭，老是想着不是与“小姐”有不正常关系，就是被“小姐”收买了……我出了两本书，迄今为止我涉及到的人名三十多个，没有一个人举报，而且，我拍摄的人都得到了我的书，觉得老赵很不容易，你站在了严肃的角度上来反映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是同意的，我们是签有文字的……



人虽年轻，但已是发廊老手了



姑娘们“上班”，小伙子们在楼顶纳凉



被打成重伤的阿云



老板的弟弟与老板的姑娘

目 录

序 / 我看赵铁林的书 / 8

关于赵铁林 / II

十庙 / I4

16岁的贵阳姑娘阿V / 8

关于阿V做人流的事 / 24

中年人小舒的“生意经” / 30

靠阿V养活的男人们 / 38

“爱情至上”的小姐 / 44

阿V“老公”的弟兄们 / 49

阿V的宠物 / 52

阿V的夜晚 / 57

“老女人”的日子 / 64

小舒离婚了 / 69

小舒走了，十庙的生活还在继续 / 72

不争气的男人们 / 76

做“站街女”失败了 / 83

阿V的“情变” / 89

机场东路 / 96

为“小姐”们拍照 / 98

“午夜牛郎”的美女们 /111

与众不同的小丽 /116

小雁的“歌唱”生涯 /130

“午夜牛郎”关门了 /130

阿云被毒打 /136

机场东路的没落 /148

小丽的生活重担 /150

小丽在S市“从良”的日子 /155

乡下老家 /163

英太村 /176

初识小刘 /180

和小刘回川东老家 /186

小刘的身世 /194

小刘到“帝王”坐台 /200

摄影师与小刘共同生活的日子 /211

经济衰退，“台”不好坐了 /222

再回四川龙潭镇老家 /229

狗缘 /240

阿香的遭遇 /242



阿华和阿云的合影



阿V送走13个客人后累得没有一点力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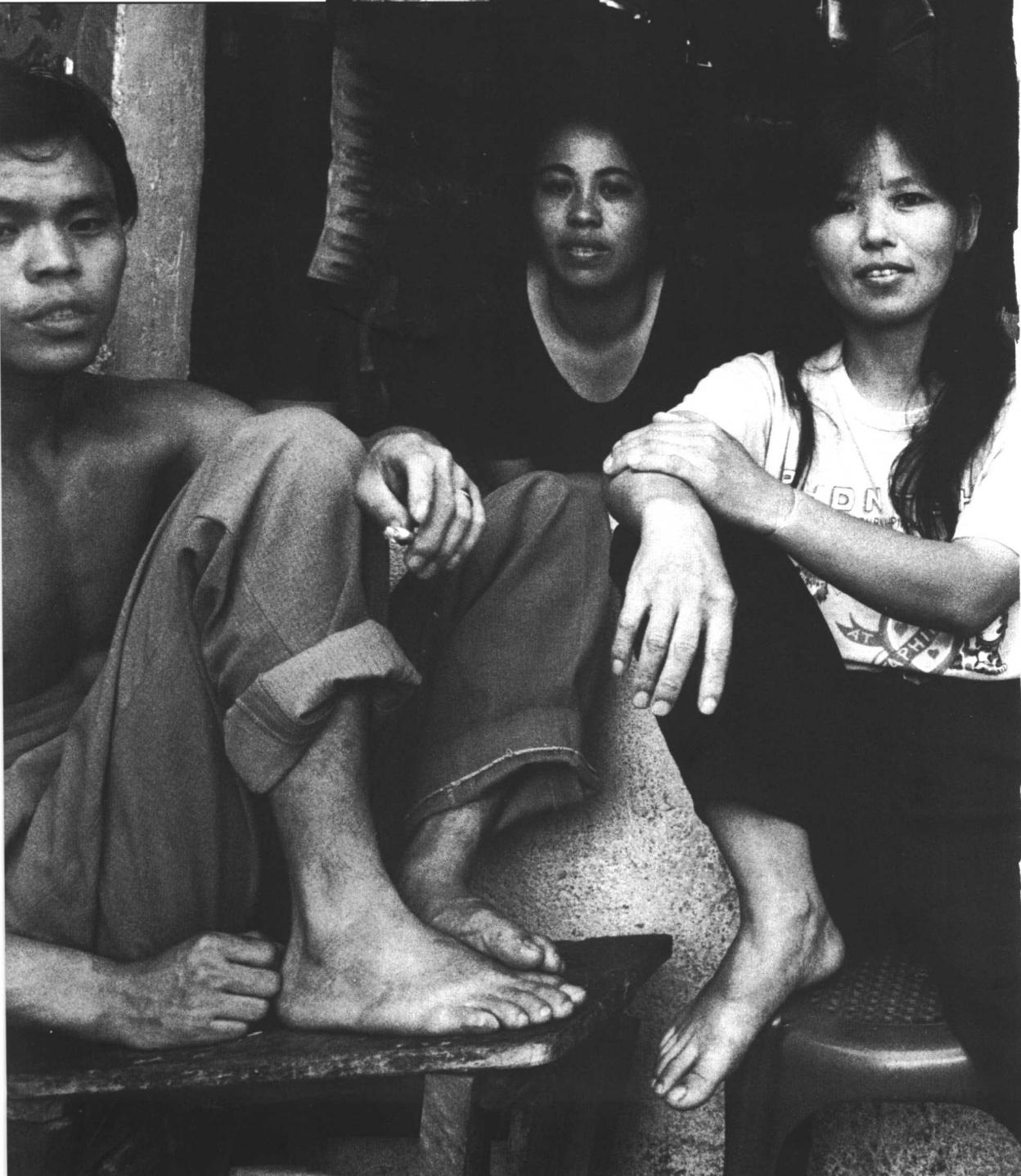


湖南“刀客”在给小狗喂海洛因



发廊里疲倦的姑娘

十 庙





十庙不是庙，而是一个村子。但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村子。村里没有耕地，地早已被香港“熊谷组”（熊谷组：日本一家建筑株式会社，香港熊谷组仍是该社的远东分社）买走了，建起了六幢豪华而漂亮的商住楼，搬进去很多有钱人。十庙的村民由于卖了耕地，手里有了一些钱。钱，虽然不能跟入住“银谷苑”（熊谷组建的别墅）的大亨们比，但它毕竟也是钱，可以盖一座二层小楼，或者整饬一下祖上流传下来的小屋，使它们更豁亮一些，体面一些。

没有土地的村民们，主要靠出租小屋，做些小生意，或到海岔子里捉鱼捕蟹为生。到十庙来赁屋的人，一大半是飘洋过海，从内陆来“讨生活”的女人们；还有一部分是从本省万宁来K市拉人力车的农民。他们租到的小屋，不是那些已经修葺一新的房舍，而是当地村民遗留下来的土坯房。每间房租不过百八十元。这些屋子差不多都面临着海岔子，起潮时，海水会直逼到屋子前面二三公尺的地方。如果赁屋人是外地来此地谋生的女人，劣等的脂粉香气夹杂在又咸又涩的空气中，让人闻了很不舒服。

十庙全景



(上页图) 十庙的女人们在小卖部聊天。

(右页图)

阿V蹲在小卖部门前，正为她手中的一百元假钞而发愁。

